

五月花行动

军事译文出版社



五月花行动

[美] R·赫希昂

伍 江等译

军事译文出版社

1986·2

Target
Mayflower

Richard Hirschhorn
New York 1978

五月花行动

[美] R·赫希昂著

伍 江 等译

※

军事译文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装甲兵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6.8 字数: 150,000

1986年3月第1版 1986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 5319·59 定价: 1.25元

内 容 提 要

“五月花行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纳粹德国海军上将冯·艾森精心策划的一个大阴谋。德国快要战败时，美国想得到德国的火箭研制成果，希特勒为第四帝国着想渴望得到美国的铀，而苏联也急需制造原子弹的铀矿石。冯·艾森日夜盼望的是，被苏联俘虏的儿子能早日获释。于是，冯·艾森便利用这一复杂形势搞了个“五月花行动”计划：派出潜艇队给美国送去火箭，换取美国的铀，再将美国的铀转交给苏联，以换取儿子的自由。结果行动获得成功。正如作者所说，这是一个高度精巧的构思，在多种巧合的因素同时出现时，运用戏剧性的力量来实现整个行动计划。

这本小说是根据大战末期的具体形势和美、苏、德等国的战略思想构思设计的，故事情节虽系虚构，但也深刻而生动地反映了当时这些国家的如意算盘和不择手段展开间谍战的情景。

序 幕

1944年5月

战争的第五个年头。欧洲的地图不再按照德国的意志描绘了。英国和俄国坚强不屈。非洲失守。意大利和日本节节败退，行将灭亡。进军法国迫在眉睫。一座座古老的德国城市遭到轰炸，一座座建筑变成废墟，民众也同归于尽。

不仅仅是曾经战无不胜的德国军队处在军事颓势之中，戈培尔的所谓海军每天击沉多少盟军舰艇的叫喊，而今也无声无息了。

由德国海军制定的，代号“五月花行动”的进攻美国的计划，是海军上将艾里奇·冯·艾森煞费苦心创造的作品，一项高度精巧的构思。在多种巧合因素同时出现的情况下，运用一种戏剧性的力量来实施此项计划。原来的设想不过是虚张声势、失利时晃晃拳头表示威胁；此后，“五月花行动”迅速发展成为一项军事冒险行动。人们认为它会对盟国形成威胁，使摇摇欲坠的第三帝国获得绝处逢生的一线希望。

冯·艾森的计划对于压力重重的德意志帝国统帅部来说，是一项费用低、冒险性小、具有很大选择余地的构想。它感染了元首的想象力。在元首身边的人员轻蔑地驳回这项计划时，元首本人却认为这是一项敢于以纳粹力量作决一死战的行动，将出敌不意……出现在敌人未设防的心脏地带。这是冯·艾森的创造，他的杰作。只有他知道，对于每一个毫不怀疑此举的参与者来说，这一诡谲的计划，是潜伏着生命攸关的危险的。

德国 基尔

威廉·罗默不出海时，总是睡不安席。他在德国海军服役二十七年了，近八年来一直关在两百英尺长的潜艇里，一张双人床，空荡荡的，他难以适应。他整夜辗转反侧，仍然对船的摇摆有所反应。在那水下天地里，既无太阳，也无月亮来影响每日的工作和休息的生活节奏。来到陆地，罗默得听老婆的安排。一切要按照这种不同的生活规律运转；可是，这种规律快被遗忘了，也许永远也不会恢复。

卧室窗下汽车轮的吱嘎声惊醒了罗默。他小心地下了床。妻子肌肉松弛的身躯翻滚到床上暖和的空处，又不动了，没有半点声息。罗默，中等个儿，粗脖子，一头稀疏的灰发。他刮脸时，盯着镜中自己皮肤粗糙的脸庞。他望着镜台顶上挂满了的照片。那张引以自豪的是福伦斯堡海军官校毕业相片。在同安娜的结婚照上，他显得呆笨而局促。家族中他这个传宗接代的唯一后裔，在命名时第一次领圣餐的照片……最后一封信，信首，一个鲜红的卐字围在黑圈里。这是最后一张，再也没有了。

罗默梳洗完毕，走到床边。他不愿以爱抚和亲吻去惊醒妻子。他最后环视了一下也许是再也看不到了的卧室，然后轻悄悄地离去。虽然已是早上五点半，但是浓雾遮掩了黎明，连白昼也推迟了。

大型“梅塞德斯”跑车在等候，发动机响起沉闷而低哑的运转声。司机没有察觉罗默的到来。等车门打开，他靠到后面去的时候才惊醒了司机。司机略带歉意地向他问候。

“早上好，上校先生。”

“早上好，汉斯。又是一个雾天。”他望着周围白色的雾霭。“对我们来说，今天是个好日子。”他看到了磨旧的皮箱和行李袋放在前座上，说，“我忘记它们了，汉斯，对不起。”

“没什么，上校先生，您太太昨天叫我来，我们给您捆好了行李。这次出差时间长吧？”

“是的，时间都很长。好象是一次比一次长。”汽车轻轻地钻进雾中，他靠在座位上。

罗默喜欢雾。有雾，他感到似乎容易隐匿，而阳光和开阔的空间使他畏惧，使他原形毕露，防不胜防。在陆地，雾遮掩并保护他就象在大洋深处使他与世隔离一样。他吸着雾，就好象吸着香气，让它沁入肺腑。

除了雾，他爱他的故乡——基尔。他不能想象一个人没有故乡。基尔……，基尔……是萨克逊语，意思是“船只安全港。”它同传说中的本意是名副其实的。一个安稳的深水锚泊地，是十三世纪汉萨同盟（十三世纪北欧诸城市结成的商业、政治同盟——译注）皇冠上的宝石。它先后属于挪威、瑞典、丹麦、普鲁士、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财产。一千年来它向波罗的海和北海派去水手，带去北欧的木材和工厂的财富。现在却成了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的战利品。

从陡坡下行，俯视海湾，那儿变化莫测。汽车不断向下开往海港，在每一个“之”字路弯处都停一下，几乎每次都听到灯塔号角发出来的长声的低鸣。汽车下到一半停了下来，罗默没等司机给他开门，自己走了出来。他走到路边破旧的圣室前，倾斜的十字架被海上含有盐份的风吹得掉了色，耶苏基督从不蔽风雨的半边木瓦屋顶下盯着他。

罗默在那些碎裂的罐子间双膝跪下，罐子里插着简单的奉献物——凋谢的花朵。他向基督默默祈祷，然后划了十字，站起来。突然间，从大雾中传来大声的招呼：“威廉，威廉·罗默！”

随着这熟悉的声音几乎立即出现一个骑自行车的身材瘦削的邮差。他把自行车靠在汽车的车前挡板边。海因里奇·林德曼了解罗默的一生，也了解罗默的父亲。他握着这位长官的手。罗默脸上泛起的热情的微笑说明他对这位老人的深情。

“我会下车进去看看安娜的，上校先生。”

“谢谢您，海因里奇，”罗默感激地说。“您对她真好，从我年青时候起……她一直是孤独的。”

他们笨手笨脚地紧紧拥抱。然后消失在彼此的视线中，浓雾遮住了他们各自的去路。他们的会见是如此真挚，如此短暂，没有人会注意到邮差的目光：他飞速地查看了汽车，巡视了汽车里的物品——捆好的行李，有着秘密和重要标记的公文包，上校难得一穿的海军礼服。

过了不久，林德曼先生走进丽莎的房子——海港红灯区（指卖淫麇集的地方——译注。）的一所房屋，他并不是想使他那老年人的性欲幻想成为现实，而是去向女主人通知汽车中的行李包的事。

那天上午丽莎离开她的妓院去圣·尼古拉斯教堂的时候，并不是象基尔那些虔诚的人所想象的那样，用卖淫所得向上帝赎罪，而是向科勒神父转递有关那件行李包的消息。

科勒神父，这位天主教徒的牧师爬上钟楼时，没有人会认为他除了进行思想反省外还会有什么别的打算。

密码电报从科勒神父的无线电台嘀嘀嗒嗒发出，多佛的志

愿报务员两次收到了某些隐晦的语句，十万火急地发到伦敦白厅39号房。证实了来源可靠之后，伦敦又将电文迅速通过海底电缆传到波士顿大西洋舰队反潜分舰队，罗默艇队即将出动的消息立即被译出。在那里，绘制在墙上的巨型大西洋地图上有七个小小的红灯突然亮了起来。

罗默的汽车继续朝港口驶去，在古老的城市中穿来绕去，它那十三世纪的狭窄街道和大鹅卵石的路面，即使是“梅塞德斯”这种汽车也不能稳当行驶。它经过大学，然后是警觉的科勒神父的圣·尼古拉斯教堂，到了通衢大道。这儿是市政中心，市民住区和商店。这些商店也曾兴隆一时，如今无物可售，货架空空，关了店门。雾霭日复一日在黎明时与太阳搏斗，在阳光中逐渐消散。

汽车减速驶过肮脏的海滨区。千百年的德意志帝国也没能清除点缀码头的妓院。汽车拐弯抹角向警卫森严的潜艇船坞行驶，船坞毗连着肮脏的旅馆、酒吧、俱乐部和廉价客栈……它们的主人都是些吸血鬼，他们吸尽了单身水兵的金钱。他们干这行冷酷无情，大有收益。

两个水兵从这样一家店里冲出来，不顾汽车开来的危险，只顾着调整两腿的平衡，稳住身子。他们迫使“梅塞德斯”牌轿车急转弯来躲过他们。罗默突然间抬头望去，望着门廊上的金饰招牌。

基尔有其它一些妓院，它们都有华丽而俗气的门面装饰和昂贵的寻欢作乐的场所；而丽莎的妓院，显然有着从周围农村输送来的取之不尽的年轻女人的肉体资源。

穿过铁丝网的大门和双重岗哨，罗默突然感到一阵紧张，这种感觉总是伴随着他的“狼”艇队将从基尔出发而产生。这是一

种倍受煎熬夹杂着恐惧的奇怪的感觉，他和他的艇长们总也不能把它驱除。罗默在会议室中等候听最后一次训话，他望着窗外的港口。灿烂的阳光使他睁不开眼，几分钟才习惯下来，这是一个少见的晴朗的五月天。潜艇被系在栈桥的锚链上，轻轻地飘荡。每艘艇首的旗桩上都飘扬着舰队旗，旁边是一面红白德意志国旗。正在进行最后一刻的补给。和平的景象似乎同这种致命的武器极不协调。

冯·艾森走进房门。这位海军上将穿着制服，身躯矮小而壮实，大脑袋上稀疏的灰发，紧贴着几乎全秃的头顶。他皱纹深刻的圆脸上戴着一副金丝边的眼镜。他立即说起话来。声音中充满权威，话语简短。

“先生们，我们向你们交待获胜的三个要素：数量上的优势，战术上的优越和突然袭击。无须担心你们的部队是在三千英里外的敌人领土上孤军作战。我们会让你们在恰当的时间赶到恰当的地点，你们在人员与武器上会超过敌人。待美国人醒过来进行还击时，他们必须用两天时间才能压制你们；而你们的任务只需二十四小时就能完成。

我希望你们一切顺利。不是碰运气。你们并不需要什么‘商品行情变化表’。你们只要保持突然袭击的行动就不会失败。你们要先发制人，如果你们能保持不变的态势，美国人将一步落后而步步赶不上。除非你们有某项行动不能奏效，或是忽略了对突然袭击的掩护，否则，他们是赶不上你们的。

先生们，记住，二十四小时，保持突然袭击的行动，你们就不会失败。祖国向你们致敬，嗨尔，希特勒！”

罗默同其他人一致举起手臂，但是他的“嗨尔，希特勒”是无思想的、下意识的。他的思想仍然紧附在那个错综复杂的

计划上面——一刹那之间的时机、战俘、攻击美国波士顿火车站时出奇制胜的一着。他双眼注视着窗外七艘潜艇，但是他所看到的只是那些牢牢固定在艇的下舱中的致命的新型“导弹”。四十九枚不祥的黑色“鱼雷”，但他心里明白，它们决不会从潜艇的发射管中发射出去的。

二

波士顿

在罗默艇队出发的同时，三千五百英里以东有一列夜车从蒙特利尔开进波士顿的旧商业区。满身污垢的列车进入南站，晃晃荡荡开了最后几百码，停了下来。车还没停稳，旅客就从车门涌出来，相互推挤着，象是赶着去做刻不容缓的急事。

拉斯·特朗海姆从空无一人的餐车窗户往外看着，就好象从门上钥匙孔看东西一样。城市毫无战时迹象。走过去的士兵们，四肢完整无缺。人们衣着讲究，不象欧洲城市中那些衣衫褴褛的人群。他们丝毫也不担心，死神会从天而降。真是“照常营业”！他想，为什么不应当是这样呢？天上只有太阳、星星和云彩。这里一片和平景象，没有丝毫战时的紧张气氛。

他觉得，美国人一向喜欢挑起战争，特别是在别人的国土上，在别人的城市里，而从来不在自己的土地上。可是马上就要起变化了。他想起罗默，笑了起来。特朗海姆看了看盘子边的《纽约时报》。战争越来越对德国不利。一度扩展的版图一天天在缩小。他明白欧洲战事很快就会结束。但同他这个实际上已胜利在握的人丝毫无关。他对于战争的正义与否以及双方的事业并无强烈的感情。使他感兴趣的是德意志对他这样有成就

的特工人员在经济上非同一般的慷慨大方。使他动心的是在苏黎世的“瑞士信贷银行”的存款。他不久将返回瑞典，过着富裕的生活，如今还不到三十五岁呢！

特朗海姆站起来，整好衣服，掸掸衣襟，真是衣冠楚楚。他，瘦削的高个子，黄头发，一张北欧日耳曼人的漂亮脸庞，浓眉毛，蓝眼珠，薄薄的嘴唇。他那身做工考究的西服，衬托起他那轮廓分明的高高的身架。

他看了看手表，是起身的时候了。他拍了拍上衣的里口袋，听见了信封的响声，放心地离开了列车。他的行李已事先作了安排，由搬运夫直接送到派克·豪斯，他没有工夫去旅馆登记。特朗海姆把写在信封上的地址给司机看了看，然后靠在椅背上，驶向波士顿滨海区，经受那短途行驶的颠簸。

皮蒂尔·阿克的女秘书罗达进来向他报告，说有位商人在等候他。阿克握着电话，谈兴正浓。他已经忘记数周前的约见，他对于打乱他上午忙碌的日程大为恼火。他告诉女秘书把名片放在桌子上。她回来时，特朗海姆还在接待桌边耐心地站着。

“阿克先生正在打电话。他还要几分钟才能见你。”让这样一位衣冠楚楚的生客等在这个零乱不堪的货栈办公室里，她感到有些内疚。“您从很远的地方来吧？您第一次来波士顿？”

特朗海姆一言不发，但是紧盯着她，好象要做出什么决定。她见他这样盯着她，不安起来。

“请把口香糖吐出来，”特朗海姆以命令的口吻轻声说。“它会破坏你脸部的线条。”也不知道为什么，罗达居然取出口香糖扔到桌下的废纸篓里。

“好多了，”他赞许地，“是呀，看看——这就好了。”

他用两手抚摸着她的面颊。

“你的头发，从脖子上盘上去，会更好些，你的脖子这么美，不能挡着它嘛。好了，就这样，”他低声说着，一边撩起她的头发，把它绕到头顶，盘了一个髻。

“这样，好多了，你自己瞧瞧。”他后退一步称赞道。

罗达拿出她的小本子，取出镜子照照。他怎么会懂得这个？即使懂，又是谁给这个陌生人的权利，叫他用这种傲慢的态度对她动手动脚呢？而且还是几分钟前才认识的。可是，她却没制止他。

特朗海姆没有动，一双眼睛继续在观察。这位年轻的姑娘，约莫十九岁，至多二十岁。有点儿胖，扭扭怩怩。这样对待她……是有些过分，可是这样一来，对他执行任务就会方便得多。脸太圆并不合他的口味。紧身毛衣下紧绷着乳房，小肚下部肉感而丰满，两条丰满的大腿紧紧挤在一起。

“啊，原谅我，”瑞典人乞求地表示歉意。“我不该这样做。我忘记这是在美国，在这里不能这样公开地赞美一位美丽的女士。这是错误的，我道歉。请允许我向您赔礼，邀请您同我一起去吃午饭，”他请求道。“在这座城市里我是个陌生人。”

罗达还没有想到该怎么回答，门嘎吱一声打开了。阿克手上拿着客人的名片。

“特朗海姆先生吗？进来，进来。”

罗达在上司关上沉重的门时，还在身后望着他们。阿克是个矮个子，身高不到五英尺半，又瘦又小。带着一副宽角边眼镜，前额刻着深深的皱纹，老是皱着眉头，比起二十四岁的年龄，要老得多。特朗海姆是代表瑞典“哥德堡贸易公司”来的。这次约会是以前由他们在蒙特利尔（加拿大）办事处安排的，也没作什么事先的说明。阿克挥着手请客人进了办公室，随身

关上了门。

“请坐，有什么事？”他问道。

特朗海姆没有坐下，他从上衣的里口袋中拿出一个信封递给阿克。“我有货要卖。”

阿克接过信，刚一拆开，一叠上了光的照片就散落到桌上。他凝视着这些照片，脸变得十分难看，真令人害怕；脸色灰白。他双手在颤抖。他发出一声痛苦而紧张的叫喊。“你这个流氓，你们这些该死的纳粹流氓！”他冲向特朗海姆，“你们这些杀人犯！”

特朗海姆连忙朝右边闪开，飞快转过身，一把揪住阿克的右臂，无情地把他扭到背后。阿克挣扎着，但未能脱开，他继续对这位不动声色的客人发出一连串的咒骂。

特朗海姆迫使阿克坐在椅子上，“坐下来，不许再动我一下，”他警告道。这句话是从咬紧的牙关中挤出来的，说着整了整衣服，扶正了领带。

阿克畏缩一团，颤栗地看着照片上的老人，他们面容憔悴，营养不良，双眼深陷，皮肉下垂，好象是只希望一死了之，以逃脱眼前的痛苦。

特朗海姆望着坐在椅子上的人，带着无动于衷的表情说：“皮蒂尔·雅各布·阿克。一九二〇年四月十一日生于荷兰阿姆斯特丹，”特朗海姆的单调低沉的腔调，就好像他是一名正在宣判的法官。“塞缪尔·阿克之子。父亲是富有的进口商，受到族人的尊敬——此系指一九四一年二月十二日，准确地说是在上午六时以前。从此之后，这位‘犹太人委员会’会员……你记得‘犹太人委员会’吧？”特朗海姆问道。

阿克记得。一九四一年二月十二日，根据塞斯—英夸特①

的命令，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住区被封锁。从那时起，没有一个德国人涉足这个区，直到它不复存在为止。犹太人自己管理自己。德国人通知他们每天要将多少名犹太人送到火车站运走，由“犹太人委员会”挑人。

阿克在椅子上缩得更紧。想避开那些事实，那些他认为已深深埋葬、不再使他痛苦的事实。阿克决不会忘记：犹太人社团的二十名领袖，都是父亲的毕生好友。他们曾经是虔诚、正直的人，但是他们曾用教友的鲜血，为他们自己和家人换得庇护所。他们没有被货车运去韦斯特博克，没有被放逐去茅特豪森（奥地利）或者贝尔森—贝尔森。没有，“犹太人委员会”成员没有被列入每日送交德国占领者进行屠杀的犹太人名单。

每天，他父亲在一叠油印的犹太人新名单上签名，这些犹太人被“犹太”警察在住区中穷追不放。抗拒者在警棍下丧生。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五日，他父亲终于良心发现，辞职不干了。两天之后，阿克一家被火车送去韦斯特博克……

特朗海姆用一种呆滞的表情望着这个荷兰难民。“还有些事你是不记得的，因为在那时你也不知道。你父亲已作好逃往英国的准备。他变卖了他的一切，当然是削价卖的。后来将两万盾^②私运出去，交苏黎世瑞士信托银行，存在汉斯·科尔梅耶上校名下，以换取他的合作。

“当火车停在阿姆斯特丹中央车站去韦斯特博克运输营地的中途站德伦特的时候，装运囚犯的最后两节货车厢的卫兵失踪了。这是晚上。当然是事先安排好的，‘荷兰抵抗军’砸开货

①指阿图尔·塞斯—英夸特博士。奥地利的卖国贼，后在希特勒德国任要职。

②盾是荷币单位。

车厢，搜出了你和其他四人，送到荷兰的艾莫伊登。你在那里躲了三十六个小时，然后上了一艘去英国的船。六个月之后，你同你叔叔在波士顿会面了。”

特朗海姆从阿克的脸上看出了他的内心活动。“是的，本来是想把你父母同你一起‘救出’，但这不是计划安排的。我们有我们的计划。科尔梅耶是荷兰人，但也是纳粹分子。他直接接受德国保安警察局在荷兰的头子的命令。我们命令科尔梅耶同你父亲以及某些符合我们条件的其他家庭保持接触。”

阿克以难以控制的愤怒和痛苦听着这件事。好几次他想跳起来倾吐他心中极度的痛苦。他听着这件事，好象身在梦中，这是一场恶梦，而梦中的人他只是从道听途说中知道的。最后，他再也控制不住了。

“我的父母，他们怎么样了？”

“唔，他们又被抓起来了。或者可以这样说，再也不会让他们跑掉了。阿克，你可以想想，六万名绝望的犹太人，失去了他们的财富、宗教、家庭，想要从门口爬出来。你想想，难道你和你的父母能逃出来吗？你不是太天真了吗？”

他没有等回答，就接下去说：

“我们放你走，但是我们留下你父母。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反复采用这种手段。还有许多象你这样的人。我们把你们当作种子，把它们撒在各个国家心脏，为德意志帝国战斗。一旦需要，我们就来收获耐心培植出来的果实。”

阿克被这个人，被这个不信神的恶魔，以及这个令人痛恨的故事所震惊。他只是问道：“为什么是我呢？”

“你条件很好。二十多岁，聪明，有一个在波士顿作进口生意的有钱叔叔。还有罪过。”

“罪过？”阿克难以控制他错乱的情绪。

“是的，阿克，由于你获救。你无日不在想着自己的经历。你不明白，你应该留在后面等着你父母一起逃出、还是把他们留在后面你自己逃到安全地区去呢？你应该同他们共生死，还是离开他们活下来呢？”

他把脸贴到聆听者的脸前。“事实就是这样，犹太人，是不是？你说！你说！”

这位弱者点着头。这就向他说明了一切。他接着说，“阿克，你父母还活着。”

这句话象块热炭烫着阿克。他猛地站起来。

“活着？他们怎么能活着？他们留在火车上。没有一个人从韦斯特博克回来。”

“别傻了。你的父母根本没有去韦斯特博克。如果你的父母死了，我们在美国能从你身上得到什么好处呢？我们把你弄到这儿来经历了多少麻烦！上周以前，你父母还在特莱西恩斯塔特，上周就把他们送到驻马德里的维希法国大使馆去了。”

阿克不知道是应该相信他那难以置信的说法，还是应该把这个人撵出去。他什么也说不出，只是丧魂落魄地坐在那儿，象一只老鼠在一条摇晃着身子的响尾蛇面前。

特朗海姆的声调变软了。“没有证据怎么能叫你相信呢。上周我们就为你预订了越洋电话的通话时间。今天下午三时，你可以向电话员说明你自己的身份。等着给你接大使馆的电话，同你父母通话。到时候你就会相信，我说的是真的。”

这个故事是荒诞无稽的，然而为什么这个陌生人还敢于要他去证实它是真实可靠的呢？阿克已经接受了这样一种事实：他的父母已死于集中营。现在他又突如其来地被这种奇怪的感